



那时幸福不知深浅

■龙建雄

孩子常和我说,爸爸你写一写小时候上学
 的故事呗。我每回都敷衍她说,好呀。不
 过,记忆这个东西真是奇妙,不到爆发点
 的时候,它就沉睡在脑海里,没有色彩,没
 有味道,也没有动静。当你某一时刻触动
 情感这根弦时,目光所至,都是它。

读小学一年级那年我七岁。此时,我才
 笨拙地学会写自己名字,从1流利地数到
 100。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压根儿就
 没有听说过幼儿园这一回事。我学会数
 数,能够比划出自己和父母名字,还可以
 做100以内加减法数学题,这在一起去
 报名的小伙伴中表现很优秀。已是老奶
 奶级别的老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眼
 镜,冲我父亲说,我们收下你儿子!

学校坐落在村里小山坡上,一栋一层的
 泥砖排房,差不多三分之一没了屋顶,泥
 墙也倒塌了好几处地方,仅剩下四间教
 室正好收纳我们一到四年级四个班。教
 室设施很简陋,窗户是用木条横七竖八
 钉着,阳光可以从不规则的空隙里透进
 来,黑板就是用比较大块的木板拼接而
 成,然后涂上黑色油漆。课桌板凳都是
 “残兵败将”一般,没有一张课桌能够
 “精神抖擞”站立好。教室后面留有一
 小片给老师做饭的地方,放置着一些锅
 碗瓢盆、小煤炉和餐桌。上课开小差发
 愣的时候,隐隐闻到老师煎过的黄瓜和炒
 过的辣椒味,迷迷瞪瞪之中你会不自主
 地流下口水。

那个时候,学校不仅是破,而且是真的
 穷。学校没有保安,没有维修工,没有种
 草育花的园丁,所以开学第一天就是全
 员搞劳动,这是雷打不动的另样开学典
 礼。学校每周会有一两节劳动课,我们
 学生按照老师的布置提前从家里带来
 锄头、铁锹、镰刀,有的还要挑来粪桶,
 然后集中进行平整操场、割草砍枝、疏
 通沟渠、清理厕所。每一学期里,学校
 会安排两到三次一整天的勤工俭学。比
 较高大上的活动是去茶场摘茶叶,每个
 人要求不得少于一斤的嫩芽采摘任务,
 多过一斤以上按超出部分折成工钱返
 给学生个人。五分钱一根的冰棒对于我
 们来说很有诱惑力,因而大家争先恐后
 使劲采摘。同学们不太喜欢秋收时去田
 里背稻穗,每个人不得少于两分田的
 量,一身泥巴不说,讨厌的蚂蝗吸在腿
 上吃得饱饱,自然脱落之后让你鲜血直
 流。还有就是,稻穗在手胳膊上磨来蹭
 去,很容易起风坨坨,奇痒难耐。那个年
 代里,最数字化的经典口号是“五讲四
 美三热爱”,同学们积极劳动,为学校
 做贡献,所以大家觉得

无尚荣光。

那个时候,农村彼此知根知底,所以一
 起上学你穿着好一点、破一点都觉得习
 以为常。要说攀比,那就是比谁的四方
 板角是硬皮彩纸,它在打的时候能够掀
 起一股强劲风,很容易把普通纸叠成的
 四方板角打翻,从而输掉被对方收为己
 有。再者,就是比纸手枪和铁手枪。家
 庭条件好的同学才够拥有铁手枪,把自
 行车七八个单链条串联当作枪管固定
 在铁丝手枪模具上,放一根火柴头或
 是一点鞭炮火药在链条洞里,然后用皮
 筋拉动一根磨尖了筷子般大小的铁栓,
 一松皮筋,铁栓撞击火药就会发出“砰”
 的枪击声,别提有多神气!

那个时候,只要你上课认真听老师讲
 解,加之你能够有一点拓展性思维,课
 后的家庭作业你花一点点时间就能很
 快做成,考试题目也八九不离十是老师
 平常重点强调过的内容。因此,孩子们
 多余的时间得寻思着怎么样去玩好。
 湘南农村多水,那是孩子们玩耍的天
 堂,小江里打水仗,池塘里捉鱼虾,水
 库里摸田螺、挖泥藕……即便是害怕
 下水的孩子,也会变着法子与水亲近一
 番。比如我,自从被父母管教不能下水
 之后,把一些剩饭当诱饵放到撮箕或花
 篮里悄悄放在鱼塘边,过上一段时间
 缓缓把工具捉起来,那些贪吃的小鲫
 鱼小虾米就成了餐中菜。

那个时候,对一年四季的概念除了穿
 着衣服变化之外,还有就是你吃到农村
 里时令的新鲜水果。到了季节就开什
 么花、长什么果,这是大自然给村落人
 们的恩赐,我们懵懂孩童通过吃的天
 性知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春天来了,
 满山的映山红格外显眼,学校旁边的
 山茶树长出鲜嫩的茶耳,香甜可口;夏
 天菜地里满园子翠绿的黄瓜,在衣服
 上抹几下擦掉小刺,送进嘴里清脆爽
 口;秋天有一树一树的桔子、柚子、
 板栗,调皮的我们用石头往果林里一
 扔,砸下来什么就捡起什么吃;冬天吃
 到新鲜水果相对来说是幸运,普通大众
 一点是从北方运来的苹果。不过,撕一
 片晒干的红薯片在嘴巴里细嚼慢咽,
 那种柔软微甜的感觉也甚是幸福。

每一代人都有年代差异化,有不一样的
 快乐童年,不一样的求学理想,不一
 样的记忆回忆,差别就在于体悟幸福
 感的深浅。虽然我们这一代人翻不出
 几张年少时的照片来,但慢慢回想、细
 细品味,回忆依然充满温馨,心中仍
 然是温暖。拥有那个时候的记忆,人
 生才得以知足,岁月才满溢诗情。

洛夫故里相市题联

■陈学阳

题洛夫联

洛阳纸贵魔歌万首冲霄汉;
 夫子心忠妙墨千轴照宇寰。

题洛夫故居联

妙笔生花,著就魔歌盖世;
 斜梁绕燕,惊瞻陋舍藏才。

题官塘联

官无物欲民方敬;
 塘有源泉水自灵。

题油茶基地联

一岭茶花,挂雪披霜绵万里;
 满枝情韵,思今念古慨三生。

题相市联

(一)

孔明天下听波涌;
 洛夫居前看燕飞。

(二)

艳山飞燕,诗风霏中外;
 来水卧龙,阵法贯古今。

(三)

灵山慧水,漂木带韵栖诗燕;
 瑞塔祥亭,布阵屯兵载圣相。

(四)

泮江督赋,志怀宇寰,出师二表存浩气;
 边界望乡,情系家国,漂木一生伴忠魂。

忆 新

■泓 致

己未新春

风驰别午马,吉庆叩羊年。
 春早三湘暖,花红百鸟喧。
 儿孙扬笑语,爷奶焕新颜。
 畅饮屠苏酒,桃符灿尧天。

上元灯夜

乙未上元夜,风停雨暂歇。
 红灯摇翠影,火树遍城阙。
 桃灿颜如玉,焰飞花引蝶。
 更深人不寐,好景好时节。

遗落在乡村的兄弟

■曾高飞



从农村到城市,从学生到白领,从企业
 到媒体,从农民到作家,走南闯北数十
 年,所到之处,被人冠以“才子”称号,
 听多了,心里就飘飘然。在粉丝看来,
 我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已是很厉害,他
 们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这一生,您
 佩服过谁?

我想这个让我服“他”的人,应该是我
 的童年伙伴曾团侬。他在家乡做老师,
 鉴于他的职业和心中对他的那份尊重,
 在这篇文章中,我也叫他曾老师。曾老
 师大我一岁,我们同村,他家就在我家
 对面,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小学五年,
 他一直是班上第一,从来不会第二,哪
 怕有留级生和插班生过来,都无法撼动
 他的地位。小时候的曾老师很贪玩,不
 像我那样听话,他爱看小人书,爱读大
 部头小说,本以为这样分散了精力,会
 影响成绩,可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
 错了。一上考场,曾老师就大放异彩了。
 我一直把他当作榜样和目标,一心想超
 越他,在他睡着的时候,我还在看书;在
 他玩的时候,我还在看书,但小学五年
 我从来没有真正超越他。有时候,老
 师临时有事,上不了课了,也不叫其他
 老师代课,而是安排曾老师代——他
 一个孩子,就可以教同班其他孩子了。

上初中后,这种情况涛声依旧。在那所
 普通中学,我和他成绩都好,成了年级
 的双子星座。他靠天赋,我靠勤奋。他
 还是没有缺点,包括新功课的英语。我
 则是优劣渐渐显露了出来,文科强,理
 科弱。他学起来很轻松,我从书本上抬
 起头,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在球场上
 挥汗如雨的他。我情不自禁地感叹:如
 果他像我一样用功,那将来考清华大学
 北大都没问题。

初三中考前的那次全县模拟考试,他
 全镇第一,我全镇第三,轰动一时——
 这在我们那所普通中学是从来没有过
 的,平时前十名都被镇重点中学垄断了。
 凭着这一考,我们顺利通过了县中专
 选拔考试。当年农村孩子时兴“跳农
 门”,我们都选择了考中专,希望吃上
 皇粮国饷。那时候考中师有特长生加
 分,分别为音乐、美术、体育。到县里
 参加音乐、美术、体育加分测试,曾老
 师音体美都达到了加分标准,我则颗
 粒无收。

命运转折就出现在那个时候。我们以
 全校应届生第一第二名的成绩

考上了中专。他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
 业,回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上
 了中专一个多月后,放弃了,再回来复
 读考了高中,后来上了大学。如果当年
 曾老师没有考中专,而是读高中,考大
 学,即使不是清华北大,也一定是985、
 211之类的大学。当年农村有很多成绩
 拔尖的孩子,都在中考时选择了“跳农
 门”,考中专,算是大材小用了。

我在读高中时,曾老师就参加工作,
 拿工资了。父母很羡慕,老爱在饭桌上
 对我说,当年坚持读中专就好了,也像
 曾老师那样挣钱了。寒暑假了,我也到
 曾老师教书的学校玩。他知道我家穷,
 见面了就资助我一点零花钱。我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后,喜欢有事没事往家
 跑,每年过年是必须要回的,除了看望
 父母外,与曾老师一起见见面、叙叙
 旧,觉得曾老师代表了自己的那段成长
 岁月。

与曾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聊童
 年,少年,就是聊他培养的学生。我问
 过他,一生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上
 哪所大学了? he说是清华大学。那个
 孩子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被媒体普遍
 报道过,先考在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
 读了一年后觉得选错专业了,想转专业
 没成功,于是从清华大学辍学回来,又
 参加了一次高考,还是考回了清华大学。
 这次专业算是如愿以偿,录在清华大学
 物理专业。曾老师给我描述那个学生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孩子跟他十分相
 似,门门功课都是那样拔尖和优秀。

现在的曾老师只知教书育人,与世无
 争。他在我们那个镇最偏僻的中学,一
 呆就是十多年。最近几年才调到镇一
 中,也就是我们当年母校所在地。几经
 变迁,母校已经成为镇上唯一的重点中
 学了,曾老师也当上了校长。每次回
 家,我们都要聚聚,一转眼都是人到中
 年了。

在农村那块广阔的天地,有很多能人,
 有的出来了,有的埋没了。值得庆幸的
 是,曾老师还是脱颖而出做了校长。他
 做校长,是我们全镇孩子的福气,他是
 一个有才华、有能力,脾气温和、脑
 襟宽广,只知奉献的人民教师。他工作
 很用心,对生活 and 现状很知足,就像
 是一个世外高人。也许,这个世界是多
 元的,既需要一些什么所谓的“名家”,
 但更需要曾老师那样脚踏实地,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人。